

兵敗漢城①

有版權 禁轉載
作者 趙瑜

輸得讓人難以置信 你們怎麼搞的？

一、我不能沉默

九、十月間在太原駐紮，做一名忠誠的體育觀眾。時逢中國奧運軍團在漢城輪得讓人難以置信，三晉嘩然，舉國嘩然。細細看罷裝有升降機的高塔式豪華型奧運火炬終于熄滅，我關掉電視。面對疲憊的銀屏沉默了兩天，推出一批空酒瓶。

賽事果然殘酷——
本次即二十四屆漢城奧運大賽中，中國體育代表團除在游泳、賽艇等項上有所進取，在跳水上尚有優勢外，其餘期望值甚高的項目均紛紛敗北——

世界冠軍隊中國女排，享有「五連冠」殊榮，國人深寄厚望，但在輪給秘魯之後，又以〇·三三懸殊比分慘敗于蘇聯，并在第一局創造了〇·一五的最低紀錄，第二局得九分，第三局僅得二分，可謂徹底失敗「體操王子」李寧，上屆奧運會輕取三面金牌，本次竟排在五十名之外，失誤連連慘不忍睹；曾在上屆為中國人實現「零的突破」的神槍手許海峰，這次只爭得了第二十八名的座次；神箭馬湘君，

在世界錦標賽上獲得冠軍，而在漢城卻名列第二十一，上屆冠軍女劍客樂菊杰，本次亦被摒于決賽之外，前不久曾破世界紀錄的大力士何灼強，更愧對江東父老，敗走「麥城」；朱建華在本屆奧運中連及格賽都沒有通過；全球第一乒兵強國派遣的三員大將江嘉良、陳龍燦和許增才，在單打預賽中即被掃地出門，連半決賽的邊兒也未沾，為中國乒乓球史上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慘敗……

絕大多數國人所希冀的十塊左右金牌成為泡影，僅獲五枚，距上屆十五塊金牌數相去甚遠。所幸本次大賽天賜良機，乒乓球被列入正式項目，中國尚得男雙女單兩塊金牌，否則，中國奧運軍團只有三塊而已。

獎牌座次由上屆第四位跌至第十一位。
報紙來了，人們使用了這樣的標題《想起了「強國夢」》、《奧運會後讀〈強國夢〉》，並有南方北方的報紙開始重新連載。此事與我有關，便讀的較細。發現大家同時使用了「不幸而言中」、「把〈強國夢〉從廢紙簍裡撿回來」這類的話。我知道這都是沖著國家體委去的。山西作家又相談應該向健力寶集團建議，把剩下的那麼多無用的黃金易拉

罐，獎給趙瑜一個，二十二減去五，尚餘十七，留著幹嘛？

我沉默著，天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不少讀者朋友力勸我不做二不休，再去採寫一番漢城翻船的風雲故事，又有刊物急電相邀。

我沉默著，心中苦辣酸甜。

圈兒內的朋友則勸我不可再寫，作續篇從來沒有討好的，沉住氣，理兒全是咱的。

我沉默著。

我忽然發現，更多的同胞也沉默著，原先積極評論者也漸漸沉默了。

中國人太容易健忘，好了瘡疤忘了疼，反右派、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，到現在不曾好好反思。我們一次又一次放棄反思的機會，我們絕少在理性的旗幟下一邊反思一邊奮起。老人家教導了那麼多年，大伙到底也沒有學會運用「批評與自我批評」這個武器。乃至落到連「球籍」都出現危機的地步。「事情都過去啦，一切向前看吧！」

誰不熟悉這樣的語言？

早晨，我登上列車開赴北京。回首三晉大地，蒼茫一片，汗染著實嚴重。遙想去年炎夏，也是這樣

心境，一個人開始調查，將悲傷寂苦從這裡帶走，再注入天壇之下那體育一條街的磚縫裡。
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！沒這份兒決心，甯想打開體育界針水不入的大門。
汽笛長鳴，載我北上。沉默良久，嘆息又笑，心說這二年算是跟體育界幹上了。
那笑裡自有許多苦澀的成分，看咱幹的這文學，眼看著快成了社會學、公路學、礦業學、體育學，實在悲哀得可以。
中國的文人，都跟扛大件似的，肩膀頭上太沉，太沉。

二、怨聲載道

一路上，旅人們凡提起奧運會上中國人的表現，或怨罵不斷、或唉聲嘆氣，什麼階層的人都有，名副其實的「怨聲載道」。我想起小說家張石山幾天前發表的一篇題為《我們有權參與》的文章，他是這樣說的：

「炎黃子孫誰個不渴盼民族的振興、哪怕僅僅是在全民輸血重點保障的體育戰線上的大獲全勝？……十億人口大國，區區五枚金牌！人民有權參與，人人都有疑問的權利，議論的權利，不許公開議論，轉入地下議論；不許地下議論，心中要思索發問。我們的奧運戰略是以全民體育的極度落後作為慘重代價的，人民犧牲了健康，付出了血汗，人民有權關注、有權質問、有權參與。街談巷議匯作一聲喝問：你們怎麼搞的！」